

【在人间】

故乡远了

□石泽丰

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村落,在弯曲的乡间小路上前行。路边所有的人与物在后视镜中不断地向后退去,越来越远,最后消失在拐弯处。我把持着方向盘,一股从未有过的心酸,湿润了我的眼睛。我知道,故乡渐渐地离我远了。

母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像一个不安稳的瓶子,好在有安全带系着。她的糖尿病已发展到了最严重的病变阶段,双目失明,走路要人搀扶,生活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。我只得从乡下把她接过来,没有如她所愿——一辈子要守在老家,直到死。这次,母亲仍然很固执,好在堂叔和姑姑耐心相劝,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养儿育女之地,离开她吃了一辈子苦的地方,离开我们的故乡。

这些年,独自成行也好,带上妻子和女儿也罢,每次回去,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踩着脚下的油门,急切的心总想早一点到达故乡,早一点见到独守老屋的母亲。返程之际,在车子发动之时,母亲总是站在车边,一再叮嘱:车子开慢点儿,到了就打个电话回来。她苍老的脸和手呈现在车窗之外,整个人如风中细瘦的树干。这回,我没有再见到她挥手致意的场景,从此之后,我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景象了。我知道,属于我的故乡将因为母亲的不在而变得疏远起来,变得我找不到一个进入童年生活的切口。

自从父亲去世以后,家就变得冷清了许多,是母亲,风烛残年仍用她特有的温度,温暖了这三间老屋,温暖了我儿时的记忆。那些日子,我格外珍惜,只要有空,就想回去看看,看看母亲,看看老屋,看看故乡的熟人熟物。只因母亲在那里等着,等着我们归来。如今,母亲随着我离开了我植根成长的土地,已不再生息于此,这方热土,于我而言,又能释放出多少温度?

母亲四肢不便,局部神经有些失调,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车子每经过一个她熟悉的村庄,我就说给她听。我问她,在我小的时候,可带我来过这里?这个村庄可有她熟悉的人?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,母亲还是疲惫地应付着我,面无表情,心中没有任何感情波澜,像一潭死水,寂静无声。我们母子无语时,她就呻吟起来,释放着身心的痛苦。我要

带着痛苦的母亲离开村庄,离开故土,到我寄居的城市去。

我知道,母亲的病是不会好起来了,只可能越来越严重。她的离开,意味着故乡远离了我,意味着我这只从故乡放出的风筝断了线,飘在空中,眼睁睁地看着故乡在千里之外,在我一眼望不到头的地方,喂养着那里的人、那里的物。这次,为劝母亲离开,减少我对她的牵挂,姑姑说,等病好了就回来,家还在这个地方。姑姑所说的家,无非就是这三间瓦屋,而我心目中的家,又在哪里?

车子一路向前,在暮色四合中进入了我的生活的小城,城里华灯初上。我把母亲安顿好后,念初中二年级的女儿问:爸爸,我们今年过年在哪里过呀?这个心灵敏感的孩子,一句话触到了我心里的痛点。是啊,每年回去过年,我们大包小包,只为和母亲团圆在一起。今年,母亲是回不去了,故乡的年也回不去了。我强忍着泪水说:我们陪奶奶过年,奶奶在我们这里,我们就在这里过年。女儿也意识到了奶奶的病情,丢下一句:去年我们在老家过的年,估计是最后一个在老家过的年了。

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十几年了,每年春节前跟着我和妻子,像一只迁徙的小候鸟,飞到我的出生地。渐渐地,她对那里产生了感情,和我一样,有一种定期相见的感觉。现在,这种感觉在心里特别空落。故乡,我再也难以恣意地回望了。

那天,我接母亲的时候,年迈的舅舅在电话里把我和妻子夸奖了一番,说我们有孝心。随后,他的哽咽之声通过电波传至我的耳朵。我知道,他非常难过,毕竟兄妹情深。他说他如果有空就过来看看我的母亲,说我母亲病重离世后,一切要从简,带着一盒骨灰回到老家就行,他作为母亲的娘家人,没有任何意见。

母亲的娘家与她的婆家仅一河之隔,如果说她的娘家,那个叫八百垧的村庄是她的故乡,住着我的舅舅,那么,我的故乡呢?在那片我厌倦却又苦恋的土地上,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了,姐姐已出嫁他乡,唯一幸存于世的母亲却体弱多病,不得不跟随我离乡远行。我再也找不到一个与故乡拉近距离的理由,一切渐渐远了,在我奔波的人生旅途中。



【浮世绘】

合欢树下的故事



□高绪丽

那天,我像往常一样着急忙慌下楼赶着去上班,转身的工夫,瞥见楼前地下室的旁边竖着几个醒目的花圈,我的心瞬间冷了半截。开车行在路上,我将这栋楼上的老头老太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,也没猜出来到底是谁走了。那些老头老太太经常围坐在楼旁边的合欢树下拉家常。头一天我下班经过那里还同他们打过招呼,没见少了谁,也没见着什么异常。

楼旁边的空地上,有一棵树龄很长的合欢树。到了初夏开花的季节,枝繁叶茂,树擎如盖,花开无数,每一朵都像一个小扇子,花丝粉红,纤细灵动。附近几栋楼的老头老太太都喜欢在合欢树下围坐,拉拉家常。有时候他们不说话,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,也是小区里的一道风景。之前,婆婆来我这里帮忙照看孩子,也经常同那些老头老太太扎堆拉呱,等我下班回来,她再拣些“合欢树下的稀奇事”讲给我听。其实哪里有什么稀奇事,不过是东家扯一句西家拉一段罢了。但时间长了,我多少也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故事。

“对面楼上那个胖老太太说,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吃,唯独对榴莲欲罢不能。偏偏榴莲好吃又贵得吓死人。”我跟婆婆一起在厨房里忙活,婆婆给我讲这事时,我看出她脸上写着“纳闷”两个大字。婆婆说:“榴莲真有那么好吃?贵又能贵到哪里去,至于把她饿成那样还不舍得吃吗?”我想着婆婆可能没有吃过榴莲,便笑说:“明天咱也买个榴莲回来尝尝。”

榴莲买回来,婆婆先尝了一口,感觉没有闻起来那么恐怖,再吃第二口,就停不下来了。问我价格,我说是超市搞特价,婆婆把小票抢了过去。隔了几天,我又说买榴莲,婆婆急了,“那东西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就行了,吃了又不能当饭,还贵得吓死人。”

再一天,婆婆小声说,“那个地下室门口有一堆沙子,今天有几个娃上去玩,被那人给吼了一顿,吓得娃们都跑开了。”

婆婆说的那人我知道。这里的楼建成早,地下室都是平地起,面积近10平方米,有门也有窗,有人在地下室开了理发室做起生意,客人多是小区里上了年岁的男人。但把地下室作为住家的终究是少数,整个小区数下来,就那么两三家。那个老太太和她老伴就住在那棵合欢树对面的地下室里。

我第一眼见那老太太,就感觉她跟书里说的圆规很像,大骨架,大嗓门,跟人吵架的时候,双手叉腰,眼睛瞪得滚圆。老太太的老伴是游医,常在城里的几家药房里坐诊,听说钱不少挣。他们的小儿子一家就住在楼上。

住在地下室里的老太太不知得了什么病,身上常年挂着大小便袋子。住在地下室里没有冲水马桶,大小便只能是趁着天蒙蒙亮的时候倒进附近的垃圾箱里。以前垃圾箱在小区里的两栋楼中间,冬天还好说,天气越热,那令人作呕的味儿越浓,经过垃圾箱的时候,附近的人都捏着鼻子赶紧跑过。

刚开始,住在地下室的老太太也爱出门到空地跟人扎堆,但几句话说不下来就呛起来。慢慢地,老太太就足不出门了,躲在屋里看电视。到了夏天,地下室的门经常敞开着,我下班回来经过那块空地,可以看到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里,甩着水袖的角儿扭扭捏捏。有时放的声音大了,坐在空地处的老人们能够听到咿咿呀呀的唱戏声。

老太太的孙子跟我闺女差不多大,有时看孩子,我会遇见老太太的小儿媳。小儿媳说,有一次她看上一件蚕丝裙子,一听价格太贵,就没舍得买。她婆婆听说后,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递给她,还说,“女人无论到了哪个年纪都不能亏待自己,又不是不挣钱,干吗不买?买回来穿给我看看!”小儿媳把裙子买回来了,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夸好看。

这段时间我忙着装修房子,也不经常回老楼。然后有一天,我在超市里碰到老太太的小儿媳,才知道,老太太已经不在了。

原来老太太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的消息,说可以通过手术把大小便袋子撤了,那样她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其实手术挺顺利,可就在出院的第二天,心脏猝死,一切来得那么突然。

老太太的丧事是回老家办的,地下室门口的花圈,是附近几个经常出来扎堆聊天的老人送的。

最近接连几场雨,小区露天停车位上长出来的杂草很多,物业打扫卫生的忙不过来,只能由着它往上长。以前,那老太太在的时候,经常跟老头一起蹲在地下室对面的停车场上,一点一点把上面的杂草拔干净。老太太不在了,老头搬到了新的住处。那个地下室的门,已经关闭多日。

戏里有人在唱,“论深情似不应藕丝轻断,难道说未秋风团扇先捐……”地下室对面的合欢树下依旧围坐着些拉家常的老人,有时候我下班经过那里,坐在小马扎上的他们还聊得正热乎。只是,那个地下室的门,再也没有敞开过。

夕阳西落和朝霞似锦,华丽落幕和隆重出场,精彩都不容我们错过。那棵树龄很长的合欢树,明年照样会枝繁叶茂、繁花似锦,那棵树下的故事,也依旧会很长很长。其实,从来让我们不敢直视的,除了太阳,还有人生。



【有所思】

走得慢的小孩

□丹萍

以前有很多笨笨的小孩。现在好像看不到了,身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聪明,至少在某个赛道上有优势。

上次有朋友让我给读初一的孩子推荐几本书,我推荐了石黑一雄的《克拉拉和我》,觉得算是有点阅读难度的。结果没几天,孩子把读书笔记写回来了,原来人家读的还是英文版。失敬了,失敬了。

太多优秀的孩子了,我都有压力(当然我也不配和孩子比)。那些跑得慢一点的孩子,压力会好大吧?

上周一的早上,我在电梯里遇到邻居家的小孩,穿着校服。我说,“早啊。”其实我感觉他已经迟到了,因为每到上学的时间,电梯里全是穿校服的小孩,而我遇到他的时候,电梯里都没别的小孩了。

他说:“我的皮鞋找不到了。”我知道他们周一晨会要穿规定的服装,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爸妈为啥没帮他把鞋子找好。我说,以前我们家那个大哥哥也有好几次是这样,找不到领带或者皮鞋,宁肯迟到,也比晨会着装不合格好。孩子的脸上这才有了点笑容,说“是”。

我真的挺心疼这个孩子的,他多惶恐啊,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监督他,包括电梯里拉着一条大狗的大半生一无所成的阿姨,都有可能质疑他为什么迟到。他匆匆忙忙地解释,他躲躲闪闪地走出小区。他走到学校去,心里有一些别人一眼就看得破、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可以成立的借口。

我家住在小学旁边,早上我总在小孩上学之后、大人上班之前,8点钟左右去遛狗,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小孩。快迟到了,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在前面跑,他们在后面跑,或者一个人哭唧唧地往学校走,本来就晚了,一哭就更慢了。或者可能听到学校早会集合的铃声,心如死灰,站在那里放声大哭,好像哭完就不用上学了似的。

小时候我也总是这样,上学之路无比坎坷。有一次我忘了带蜡笔去学校,如果没有蜡笔,美术课就没办法上,于是匆匆忙忙回家拿。那时候忘了东西,都是回家拿,没人会给你送去。结果我抓着蜡笔盒往学校赶,到学校才发现一路走一路丢,一盒蜡笔已经没剩几支了。于是我又执着地回家去取,可家里已经没有了。本来每天我都是早早去学校的,结果跑了两趟快迟到了。我一路走一路哭,艰难地扫描着脚下每一寸路,搜索自己丢掉的蜡笔。

不记得最后有没有找到蜡笔。直到现在,我手里如果抓着东西,就会紧张,总担心会扔在某个地方找不到了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童年阴影。

所以,遇到迟到的小孩子的那些早晨,遇到没穿皮鞋的小孩子的那个早晨,我都很想对过去的自己和眼前走得比较慢的这些小孩说:哭啥啊?继续走,都会过去的,啥事都没有!

